

## 师者与书

## 为儿童的学习与发展设计学校

■崔允涛



《设计学校——学校变革新动力》  
陈平 著  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丰田模式”在全球得到广泛关注,并且越是在经济危机之时,越是受到追捧。丰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立了一个正确的“流程”。丰田公司总裁张富士夫谈到丰田成功的原因时说:“是所有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的制度,此制度必须每天以贯彻一致的态度实行,而非只是一阵旋风。”这种集合各要素形成的“制度”,就是公司的一个运行“流程”,而所谓变革就是对原有流程不断修正、完善,并能“持续改善”。这一集合各要

素建造“流程”的过程,就是一个“设计”的过程。

表面上看,丰田的成功是“流程或制度的设计”,其实,其背后的学理是极具普适性的“设计思维”。设计思维,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广泛接受与传播,它得益于1987年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彼得·罗出版的同名著作《设计思维》,该书为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提供了实用的解决问题程序的依据;作为商业领域的宝典,它得益于2005年大卫·凯利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成立的哈索普兰特纳设计研究院。该研究院旨在培养复合型、以人为本的创新设计师,研究人员由跨学科跨行业人员组成。研究院的教学方法也异于其他机构,不提供学位教育,学院没有常规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学生,课程向斯坦福大学所有研究生开放,强调跨院系的合作,其宗旨是以设计思维的广度来加深各个专业学位教育的深度。

短短几十年,设计思维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,譬如医疗保健、可持续发展、教育、城市规划、新产品、服务开发以及经济发展等。设计

思维迅速在全球商业战略上成为重要理论,影响了诸多企业,使之争相将其作为创新方法论。

然而,可能有人质疑,设计思维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?答案显然是No!设计思维是以人们生活品质的持续提高为目标,依据文化的方式与方法开展创意设计与实践。它倡导以人为本的问题解决方法,即从人的需求出发,多角度地寻求创新解决方案,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

6年前,美术教师出身的陈平走上校领导的岗位,并成为“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”。真是缘分,我受江苏省教育厅的聘请,成了他的指导教授。记得有一次,他告诉我,他对学校的设计特别感兴趣。我想,这不是很正常吗?一个美术老师不关心学校环境的美感,不关心学校视觉识别系统(SVIS),谁来关心?当时我真的没多大在意。可是,上个月,当他将准备了6年的书籍《设计学校——学校变革新动力》发给我,我浏览之后,感到非常惊喜,因为太出乎我的意料了,此书完全超越了我的知识所及,颠覆了我原来的认识。他说的设计学校远远不是SIS(校园文

化建设系统)、VIS(视觉识别系统)之类的设计,而是已经提升到用“设计思维”来变革、管理学校,把设计当作学校变革的方法论……这让我对此不熟悉的话题产生了兴趣:主动承担该书的一些外文人、著作名、机构名的编译(有些我也不懂,故请教了6位朋友),主动查找相关文献,自觉地去学一点设计思维……我完全赞同陈平的观点:学校变革亟须设计思维,以人为本,移情立场,需求出发,多元视角,迭代变革,追求更好。

针对我国中小学校的现状,我们非常需要将其置于学校的中央,秉持儿童立场,研究、理解、洞察儿童的学习与发展需求,为儿童设计学校环境、规章制度、课程教学、文化氛围。至于陈平是不是第一个倡导这样做的人,我没有考证,但我坚信,校长理应是学校的设计师,设计思维一定是学校管理者的核心素养之一。

设计学校,这不仅是一个开创性的领域,更是一个引领性的话题!

(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,本文摘编自《设计学校——学校变革新动力》序言)

## 书缘书话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白居易似乎只说了一半,这大好雪夜,倘有酒无书岂非辜负了良辰美景。

江南的雪,可遇而不可求。记得小时候,同龄小伙伴们在雪地里追着闹着滚雪球、堆雪人、打雪仗,而我唯一消遣时光的乐趣就是翻读闲书,可屋外不时传来欢呼雀跃声,我索性捧着书爬上老屋西北角一个无人涉足的小阁楼里去读。旧式的雕花木窗漏风,我把家里所有藏书取出来,堆砌成一道“书墙”,严严实实填满角落,阁楼下压着一张小木板床,母亲铺上一条厚厚的棉毯,这样,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看、躺着念、坐着读。夜幕降临,拉上窗帘,一盏豆灯,与外面世界隔绝开来,格外有一份遗世独立的静谧祥和。

三国时,有人向学者董遇求教没时间读书怎么办。董遇提出了著名的“三余”勤读论:“冬天是一天剩下的时间(可以读书),夜晚是白天剩下的时间(可以读书),雨雪天是农事劳作剩下的时间(可以读书)。”综上所述,雪夜方是读书的最好时间,关起门来,生个火炉,烹壶热茶,等待夜色吞噬了一切,万籁俱寂,内心躁意消散,一卷在手,头脑格外澄明透彻。在读到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欢乐极兮哀情多,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诗句时,小小年纪竟陡然滋生出一份洞察生命、看破生死的顿悟。

有些书,只有在这应景的雪夜读,方能品出个中滋味。比如,《水浒传》中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中,林冲去市井沽酒那一章节,“(林冲)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,迤迤背着北风而行,那雪下得紧”,此刻屋外西北风凄厉呼啸而过,伴着窗外鹅毛大雪簌簌声,仿佛身临其境。在雪的烘托下,纸上的文字越发富有灵性。店小二“切一盘熟牛肉,烫一壶热酒”端上桌给林冲,读来更令人舌齿留香,恨不得立马切一盘牛肉,温一壶酒来解解馋。读到“(林冲)在天王殿庙里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,早有五分湿了,和毡笠放在供桌上。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,却把葫芦冷酒提来,慢慢地吃,就将怀内牛肉下酒”时,我也似乎也浑身湿漉漉地跟随林教头走进山神庙就着冷酒吃牛肉。无怪乎,那一位将花生米、五香豆干混在一起吃能嚼出火腿味的怪侠文豪金圣叹发出“雪夜闭门读禁书,不亦快哉”肺腑之叹。

记不得多少个雪夜,我“一盏豆灯、一壶热茶、一卷好书”猫在阁楼内,沉浸于书中描绘的世界里,无端发笑、无故切齿、无声落泪……通过字里行间,与上古圣贤会晤,书中的人儿跳出来,与我握手言欢;那一个个象形生动的铅字,仿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,从纸上跃然而出。不知不觉,我也成了故事中的一员,或横刀跃马血战沙场,或缠绵悱恻儿女情长,渐渐不分彼此,与之同忧、共乐、同悲、共喜。读得乏了,外面簌簌落雪声和着屋内沙沙翻书声,形成一首曼妙悠远的协奏曲,回荡在天地间。

拉开窗帘,白皑皑、亮晃晃的屋顶刺得双眼生疼,才发现天已大亮,屋檐上积了约莫一寸来厚的雪。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冰天雪地,不觉精神倍增,昨夜通宵达旦苦读那点倦意早已抛去了九霄云外。

都说瑞雪兆丰年,那一个个秉烛潜读的雪夜滋养着我的头脑,让我这个徜徉于文学殿堂门口的小草根登堂入室。今年,家乡迎来了第一场雪,夜间,我拉上窗帘,断开网络、关闭手机,在书架上取出一本书,掸去扉页上的灰尘,天地间又恢复到了万籁俱寂,唯有“哗啦啦”的翻书声点缀着雪夜的静谧。窗外,雪正下得紧……

## 雪夜读书滋味长

■申功晶

## 好书过眼

## 乡村恋歌

——读黄孝纪《故园农事》

■刘小兵



《故园农事》  
黄孝纪 著  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初冬,农田里的作物早已收割,但偌大的田野里,却并不空旷,一座座大棚遮天蔽日地横亘其间,棚内,依然翠绿鲜生长着各类反季的蔬菜。现代化的精耕细作,早已颠覆了以往一到冬天,大片土地荒芜、农事停摆的旧习。如今,想要找回曾经的乡村记忆,只能到书本中去寻了。令人欣慰的是,黄孝纪的《故园农事》,正好填补了我的这一精神空白。

本书是黄孝纪乡村叙事中的第三部,之前的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和《一个村庄的食单》推出后,获得读者好评。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,以故乡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为原点,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一幅乡村大地的繁忙稼穡图。作者聚焦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故园变迁,鲜活地记叙了犁田、双抢、交公粮、采药草、摘油茶、放牛、养蜂、打铁、补锅、弹棉被等近60种传统乡村农事。清新灵动的用词,深情记录了故乡人民躬行大地,以土地为伴,辛勤耕耘的点点滴滴。

全书分“种田”“作土”“育山”“养殖”“手工艺”“农闲”六辑。发生在这片乡土上的故事,一代代地热烈上演。湘南山区虽有些偏僻且并不富裕,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却始终满怀乐观向上的豪情,种瓜点豆,土里刨食,砍苕麻、扯花生、挖红薯……每一样都干得热火朝天,每一桩平凡的农事,在他们的精心侍弄下,无一不做得风生水起。

作为农家的孩子,作者不仅对诸多的农事熟稔于心,而且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手艺人倾注了大量的笔墨。木匠、石匠、铁匠、鞋匠、油漆工,甚至连小小的剃头匠、裁缝,都进入到他的笔端。三教九流的乡村艺人,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,在广阔的乡村大地,以其特有的方式顽强地生存。他们不欺不瞒,正直为人,凭自己的手艺与乡村共荣辱。淳朴、良善的乡风乡俗也借着他们的走村串户,润泽着农人的心灵,在他们的心房植入了一曲深情的故园恋歌。

在作者笔下,每一个乡人都是勤劳的义工,从急公好义的农家汉子,到笑脸盈盈的村姑村嫂,乡人们都以其倾力的付出,为乡村这个大家庭增添砖瓦。品味着这样浓郁的书写,长长久久的感佩里,心弦早已被一份亲情所打动。

《故园农事》如一坛芳香甘醇的清酒。黄孝纪以其婉转自如的运笔,酣畅淋漓的泼墨,清新恬淡的辞藻,叙写着他心中业已渐行渐远的乡村轶事。

## 书里书外

## 文学与绘画的交融

——读《云层之上:贾平凹对话武艺》

■钟芳



《云层之上:贾平凹对话武艺》  
贾平凹 武艺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青稞。武艺则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杰出水墨画家,他将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方的油画相结合,表现出亦庄亦谐的笔墨趣味。他在欧洲、日本等地深度游历时,还常用一本本散文集来记录眼中所见。

一次,贾平凹在平日写作、读书、画画的“书房”里与武艺用一整天的时间共聊,完成了一次关于文学与绘画的深入对话。《云层之上:贾平凹对话武艺》由此孕育而来。两位大家在美术创作、文学创作、文学与艺术的连接等话题的交锋中火花频现,不仅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创作经验,也为不同艺术载体审美机制的生成寻找关联及答案。

“我不能用文字完全抒发,就选择了绘画。”贾平凹认为文学和别的艺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,但各自独立,谁也替代不了谁。武艺希望通过两人的对话,能够消解当前专业标准对中国当代新绘画的认识,从而找到艺术上的突破。

《云层之上:贾平凹对话武艺》书中还将武艺、贾平凹二人的艺术作品选辑以画册的形式引

人,贾平凹绘画作品选辑右翻阅读,武艺绘画作品选辑左翻阅读,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开始,最后都归于两人的“对话”。同时,书中设计了可裁切的艺术卡片,读者可以用多元的方式赏玩两位作者的绘画珍品。文字与图像交织流动,让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领域、不同身份的两位艺术家,用各自作品的强烈张力,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。

贾平凹所说的“云层之上”,是创作者所追求的一种共通的人类意识、现代意识——突破民族、地域、身份、阶层等限制的创作境界和审美眼光。而他和武艺关于艺术的这场对话,就是建立在这样“云层之上”的境界中。

文学与绘画一向被认为是“姊妹”,它们相互交融、相互演绎。《云层之上:贾平凹对话武艺》以画家精美的画面留白对应作家匠心的文字描写,画家质朴的语言表达对应作家稚拙的绘画技艺,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艺术灵感及精神启迪,以拓宽视野、丰富情感和陶冶情操。

## 书海沉思

## 读宋词的《书剑飘零》

■潘玉敏

他的诗歌。其时,虽有网络,却未普及,想要摘抄诗句多半得求助于实体书。而我只是一个初中生,身上闲钱不多,相对于李白、杜甫,黄仲则又着实有些“声名不显”,他的作品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图书馆、书店里更是难得一见。于是,搜集与黄仲则相关的资料成了我多年未圆的一个梦。

后来,每到到一个地方,我都会抽空去当地的图书馆和书店翻找史料,摘抄诗句。我用了近20年的时间,跑了很多的城市,买了很多的书,也做了很多的笔记。有一次,我读郁达夫先生《采石矶》时,看到文章右侧有人用铅笔标注了宋词所撰《书剑飘零》,查询后得知《书剑飘零》里也写有黄仲则的故事,便四方渴求,然而求而不得。最后经朋友推荐,我从旧书网上溢价买得一本。虽然破费良多,心里却深感快慰,闲时没事便拿出来翻上一翻,极是自得。



《书剑飘零》  
宋词 著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人常说,越是求而不得,越是想要得到。世间的人、事、物往往如此,宋词的《书剑飘零》同样未能免俗。

我年少时偶然读得黄仲则的四句《绮怀》诗——“几回花下坐吹箫,银汉红墙入望遥,似此星辰昨夜,为淮风露立中宵”,喜不自胜,满世界地跑去找

从购得《书剑飘零》至今,我阅读此书已不下十遍,每次读心里都会生发共鸣。

就内容而言,全书由《书剑飘零》《京华梦》《才女》《金缕曲》4个独立的故事组成,故事的主人公分别为黄仲则、洪昇、陈端生、纳兰性德与顾贞观。虽然4个故事讲述的内容全无联系,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,比如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才华出众却郁郁不得志,颠沛流离、穷愁潦倒不说,有的还因言获罪,遭逢牢狱之灾,着实不幸。好在生活给他们当头闷棍的同时,也给了他们别样的“财富”——朋友与知己,支撑着他们在困难中前行。无论是《书剑飘零》里黄仲则与洪稚存肝胆相照,还是《金缕曲》里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折节相交,又或是《京华梦》里洪昇与玉箫的相知相惜,皆令人动容。

就行文来说,作者笔力深厚,匠心

独运,谋篇布局,条理清晰,字里行间,甚是用心。诚如内容提要里所写,“作者情感真挚,文笔典雅,生动地描绘出清代社会生活的一些画面”。这些画面是康乾盛世锦绣华服掩盖下的邈远与肮脏,是歌功颂德鼓吹之曲里的变徵之音,虽只是吉光片羽,从某种角度来说,作者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历史小说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。

我阅读此书时常常觉得,《书剑飘零》的书剑,用扩句法可以填充为“博览群书,仗剑天涯”,暗合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之意,而飘零则将这个古今文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搅得支离破碎。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。事实上,“书剑飘零”出自元代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本就是一个固定的成语,它原指做官或从军,离乡背井,漂流在外,后多形容因求取功名而出门在外、久游未归。其实,只此四字,已从侧面映衬了这部小说集所要表达的主题。